





史通通釋卷八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長洲秦肇錫鼎來

沙縣劉元典體正

外孫王 宓魯琴

內篇

模擬 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効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揚

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朗晉書作符朗則比跡於莊周范

曄則參蹤於賈誼况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



何以貽厥後來釋篇言模擬者師古蓋模擬之體厥途有

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釋貌猶文也心猶

下作兩扇應之何以言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為別必於

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

地廣殷周變諸侯為帝王目宰輔為丞相而譙周撰古史

考一脫思欲擯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弃市也乃

云秦殺集內殺其大夫李斯夫一脫此以諸侯之大夫名

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釋擬書

則第一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

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內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

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

帝且或作但疑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

貌同而心異也釋擬稱我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

興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

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聊生晉師是討後予相怨而干

寶晉紀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江外安一作典午之善

政同歸命之未滅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

也釋擬襲忘亡春秋諸國皆用夏正原音魯以行一作天

第三則春秋諸國皆用夏正原音魯以行一作天

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

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
原注考如書紀年始達此義而

如曹馬受命躬為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歷而

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

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

異也釋擬仿王正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與各釋經

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某舊作事也此則先引經語

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

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輒自問而

自答者豈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

而心異也釋擬用何以書句第五則。作議且史漢每於

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不據文義

作已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此下當有至匈奴

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

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

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

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

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君臣呼臣之名
身由任立政事
不同於此

此擬不倫

於字不誤

釋擬字呼其人第六則愚謂昔一本誤多謝承二字家語有云蒼梧

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一多則字為讓非讓道也又揚

子法言曰士士一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

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一有字仲尼者

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

世之人一作民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

說也世之迷者銳志於之恐矜字竒喜編次古文撰叙今事

而一無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

釋總評貌同而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

心異至此束

入微之論

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也一作其所以為

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互一作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

賤為匹夫栖皇舊作惶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

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哉釋此段

貌異心同蓋左氏為書叙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

效顰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釋又一小挈後所

七則皆以左氏為式也氏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略說不忍斥言

故左傳叙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舊脫一薨於

車桓十如干寶晉紀叙愍帝歿於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

八

史通補釋卷八 擬

曰

內

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舊多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

師左氏不忍斥書之法第一則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

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

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

略叙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二字疑行江湛僵仆於

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舊行江湛湛無為元凶所殺

事以此而擬左氏亦一作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師左氏

後伏應之法第二則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

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剡牂一作子臧一止作臧並誤前稱子產則

此類殊不清

林左氏之妙

不在此此正可

謂之效顰耳

次見國當作僞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

桓立則下云舊誤敬道後叙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

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師左氏書人名字左氏與

論語忽添論語是古文參錯處有叙人酬對苟非煩詞積句但是往復

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

畧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以此而擬

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師左傳論語叙應對

善人君子四字通泛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

傳稱楚武王欲伐隨舊誤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桓至

此目... 得云...

更須假

蕭方等一脫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儁死曰中原可

圖矣桓温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

貌異而心同也釋師左氏彰義不待夫將叙其事必預張

其本彌縫混說無取睽與眷通回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

蝕而哭昭子曰子一脫射其將死乎秋八月射輒卒昭二

至王劭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為幽州乎

秋七月拜為幽州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

同也釋師左氏書預兆後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正明

之體也至如叙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當作軍下軍

胎此真巧于奪

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宣十夫不言攀舟恐脫亂以刃斷指

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觀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

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槩血滿袖夫

不言奮槩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槩血滿袖則聞者亦知

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師左氏

言蔽全形之法第七則意略與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効

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摸經文意深

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摸擬

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摸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

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鑑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為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以還似皆未睹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

我釋

結到教人學古神似
母貌似以為歸宿

按此篇所論前論書法後論筆法也。六朝著述率趨摸擬子元就彼風尚析出形神兩途頓使仙凡立判貌同

心異貌異心同學古合離秘方盡此愚於左氏讀賈辛適縣悟韓柳贈行體讀遠啓疆對楚靈識歐蘇論事訣亦所謂貌異心同者乎。若六朝之擬漢貌同而已。左氏叙一人名封字謚傳中錯出讀者苦之必斟牂產僑之為擬竊謂非是

符朗比莊周

晉載記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幼懷遠操不屑時榮著符子亦老莊之流也隋

經籍志符子二十卷在道德莊列類按符隋志作符又宋書志及世說并注凡引符秦事並從竹符符之辯具

在正史篇

范曄參賈誼

曄本傳與諸甥姪書云吾於循吏以下諸序論筆勢縱放寔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

往往不減
過秦論

貌同心異駱賓王文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按四傑與劉同

時而稍前劉
似仿其語意

譙周古史考蜀志本傳周字允南位亞九列不與政事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百餘篇

江外忘亡按左閔二年言衛國忘亡為齊桓存衛加贊也今晉乃滅英與存亡國異道而干寶乃套

用其文故
史通駁之

歸命吳志後主皓降晉舉家遷於京師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其賜號為歸命侯

春王正月春秋傳元年春王周正月按杜注云言周以別夏殷也誤解始此愚嘗論之春秋繫正於

王者別魯於天子非別周於夏令是侯國之
史法也今述史通意益私慰所謂先得我心

帝正月按孫盛魏晉陽秋不可得見今所傳王氏元經起晉惠帝太熙元年每歲首亦必書帝正月史

通仍不糾及愚前言其書
在依託然否間者信矣

陵字立政李陵傳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至匈奴招

陵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請少
卿來歸故鄉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

字之曰奴干周書伊婁穆傳穆字奴干弱冠為太祖內親信嘗入白事太祖望見悅之字之曰云

云於是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按此曰字之即史家所稱不名之義也不得云復

蒼梧人按此事俗本史通並作謝承家語云謝承三國吳人吳志無傳隋唐志但有謝承後漢書更

無別著家語一書及得映鈔古本史通核之原無謝承
二字因檢家語其文在卷四六本篇也蒼梧人家語作

鏡
蒼梧

史通補正卷八 摸擬

內

姓孔字仲尼

見法言吾子篇

江湛

南史宋江夷子湛字徽深領博士轉吏部尚書家甚貧無兼衣餘食魏太武至瓜步以湛兼領軍魏

遣使求昏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並謂宜許湛謂許之無益劭怒曰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

使班劭推排之殆於傾倒及劭之入弒湛直上省據窗受害意色不撓宋書徽深作徽淵魏太武作索虜再按

本傳及徐湛之傳俱無同受排仆之文雖裴略不可得見而歷考時事知是史通行文也

羊斟叔泮

左傳宣二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御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

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輿入鄭師故敗華元逃歸見射泮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

也

子產國僑

按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其下云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傳中似此者多有但止稱

僑或稱公孫僑而不稱國僑王伯厚嘗辯之愚故疑國字當作曰字以配下曰射泮之句

桓立敬道

按本傳立字敬道但於所論書法未有明證而宋略又不可得因取晉宋二史與桓事有

涉之人如劉道規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諸葛長民等十餘人傳徧閱之都無是語蓋史家改易字句不盡舊

文此等處即以史通作故實可也

殷鐵景仁

宋書劉湛傳湛與殷景仁素款及俱被時遇猜隙漸生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

仁求郡敬文遂往謝湛曰老父悖老遂就殷鐵干祿又南史范泰傳泰卒議贈開府殷景仁曰泰素望未重不

可王弘撫棺哭曰君生平重殷鐵今以此為報

張長史乎

此魏太武南侵時其尚書李孝伯與張暢臨城呼問之語也按今宗書暢傳節去問姓語

南史則又增孝伯曰句並與裴略小異矣暢字少微

史通通釋卷八 摸擬

乙

丙

蕭方等

見稱謂篇

慕容恪在

晉載記恪字玄恭號之第四子也號將終謂

原王初建鄴聞雋死曰中原可圖也

山上掛絲

北齊張亮傳亮字伯德拜太中大夫薛珣嘗夢亮云云亦與劭志稱伯德自夢小異

樂血滿袖

北齊帝紀余朱兆等同會鄴挾洹水而軍神武乃於韓陵為圓陣合戰大敗之高季式以

七騎追奔度野馬崗與兆遇高昂望之不

葉公好龍

莊子逸篇子張見魯哀公不禮而去曰君之好士也似葉公子高之好龍屋室雕文盡

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按王氏應麟曰莊子逸篇十有九司馬彪注唐世猶存今亡後漢書文選世說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間見之

書事 第二十九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

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五志也體

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

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技藝殊

異則書之干寶釋語不必與五志分貼於是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

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摠括粗得於茲矣釋首

舊志論史家書事之體必其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

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惡

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舍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
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三科以補五志也亦

不與後文關貼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

求諸筆削何莫由斯釋此節特廣書事之途已上二節皆言所當書者大致與煩猥反對

是為但自一無首截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示

後釋總提中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

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

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又傳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

闕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

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譏馬取班引用成語以見尋班

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痍夫雖自卜者審

而自見為難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上智猶

其若此而况庸庸者哉節中作苟目或譌前哲之指蹤校

後來之所失若王沈孫盛之伍伯起德蔡之流論王業則

黨悖逆而誣忠義叙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

矜夷狄而陋華夏其說散見諸篇之中此其大較也必伸以糾摘窮

其負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邪子曰於予何誅於此一無此字

數家見之矣釋此節兩層皆從事理抑又聞之怪力亂神

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

亡而已若存若亡最圓活若吞燕卵而商生啓龍棗而周滅厲壞

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璧於秦皇圮橋授書於

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

節中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

巷瑣言非關軍國興亡者聚而編之目為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

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釋此節兩層從物異徵驗邊

論書事之得失范曄博採衆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

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廩君槃亦作盤瓠言

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羨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

也節中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

喜載調一作譎小辯嗤鄙異聞在小說家可無譏也雖為有識所譏

頗為無知所說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馴而濫入國史矣至如王

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劉邕榜

吏以膳痴齡石戲舅而傷贅其事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

正史持為雅言苟使讀之者為之解頤聞之者為之撫掌

一作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瘴惡者也釋此節兩層從詭誕譎諧邊論書

事之得失愚謂此諸點綴畧見無妨已上三節統為中截大抵近代史筆叙事為煩

史補卷八 書事 內

四條皆如中史

權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釋四句提後載夫祥瑞者所以發揮

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皇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

如麇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

二而已爰及近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

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瑞或作祥彌多政逾劣而祥或作瑞

逾盛是以桓靈受社比文景而為豐劉石應符比曹馬

而益倍而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真偽莫分是非無別

其煩一也釋侈寫符瑞為四煩之一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

伯自相君臣一作長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

通盛疑威字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

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之

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

秋之義原注若漢書載楚王囂等來朝宋夫臣謁其君子

覲其父抑惟恒亦作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

煩二也釋常朝入紀為四煩之二愚謂若乃一作若百職一作

非辟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

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

世自三公以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

即春秋非卿不

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北南

諸史以後大抵皆然贊唱為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

足觀其煩三也釋虛街備載為四煩之三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

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

項籍之先世為楚將史記項羽本紀石建之後廉謹相承史記萬石君傳

此則其事尤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

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而一無字乃叙其

名位一二或作一無遺此實家謀非關國史其煩四也釋贅錄

世官為四煩之四於是考茲四事以觀今疑當作近古足驗積習忘返

流宕不歸乖作者之規模違哲人之準的也孔子曰吾黨

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謂矣釋總

書事四煩後截歸宿在此亦有言或可記功或可書而紀一作記闕其文

傳亡其事者何則始自太上迄於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

焉夫以仲尼之聖也訪諸郊子始聞少皞之官封向之賢

也詢彼國僑載辨黃能一作熊之崇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

傳見後篇元凱注或五殺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商君列傳則知當時正

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商周春秋

禱杙之記其所缺略者多矣釋此節反以遺缺文既而汲冢

所述方五經而有殘一作殊馬遷所書比三傳而多別裴松

補陳壽之闕謝綽拾沈約之遺斯又言滿五車事逾三篋

者矣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疎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

則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

其利害者焉釋未又帶及經傳正史之外

按書事與叙事篇各義叙事以法言書事以理斷法戒

浮華理歸體要用意尤尊嚴也局分三截旁引正規森

如律令

荀悅五志語在荀紀高祖第一

班譏司馬見探蹟篇此

傅玄貶班晉書傳玄字休奕御史中丞遷太僕撰論經

為傳子為內外中篇

笑他人二句陸機豪士賦序中語

指蹤史記蕭相國世家高帝曰夫獵追殺獸

吞燕卵鄭氏商頌譜有娥氏之女名簡狄吞鳥卵而生

啟龍漦外傳鄭語宣王之時童謡曰靡弧箕服實亡周

請其榮藏之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發之榮流於庭章

妾遭之而孕育而棄之鬻弧服者取之以逸於褒是為

褒后周本紀亦載之

厲壞門

左成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

鬼謀社

左哀七年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州振鐸請待公孫彊旦而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說之因訪政事有寵使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八年

宋滅曹

江使返壁

注見書志篇再按前注鄭客樂資春秋後傳作鄭容

圯橋授書

事在史記留侯世家裴注徐廣曰圯橋也圯音怡李奇云上下邳人謂橋為圯按圯橋二字連用似誤然其後雜說中有廬江目橋為圯之文知其非失考也特隨俗通用耳

王喬左慈

見採撰篇

廩君槃瓠

後漢南蠻傳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未有君長乃共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槃瓠見斷限篇

語林笑林

隋經籍志語林十卷東晉處士裴啓撰笑林見因習篇

世說俗說

世說即臨川所撰見尚書家隋經籍志俗說三卷沈約撰

驅蠅

魏志注魏略云王思性急常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駮去復來思恚怒自起駮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踏壞之

持螯

晉書畢卓字茂世嘗謂人曰得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

膳痴

宋書劉穆之傳穆之之孫邕嗜食瘡痴以為味似鰓魚嘗詣孟靈休瘡痴落牀上取食之靈休

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禱取以飼豕
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通互
與鞭鞭瘡痂
常以給膳

傷贅南史朱齡石字伯兒少好武不事崖檢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卧聽事翦紙方寸帖著舅枕以
刀子縣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畏齡石終不敢
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舅眠密割之即死按傷贅即割

嘉禾書序唐封得禾異畝同穎獻之天子王命唐封歸
周公於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

秦得若雉史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
城祠之其神來也常以夜則若雄雞其聲殷

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號曰陳寶按雄雞漢書郊祀志作雄雉

魯獲如麇公羊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孰狩之薪
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

之也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
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我孰為來我反袂拭

面涕沾袍

呼韓入侍漢宣帝紀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
原塞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呼韓邪

宿池陽宮蠻夷君長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

肅慎來庭孔子世家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肅慎貢
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後漢書挹婁古肅慎之

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晉文帝紀肅慎來獻石砮貂
皮等天子命歸於大將軍府按魏志陳留王紀景元三

年肅慎遣使重譯入貢其事又晉
武紀咸寧五年肅慎來獻楛矢石砮
黃能之崇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
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今夢黃能入

于寔門人殺乎抑厲鬼邪子產曰昔者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舉之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左昭七黃熊作黃熊二傳皆無對向問語史通似誤

謝拾沈遺

謝綽宗拾遺十卷見書志五行章

人物第三十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釋此篇前半以有關法戒觀夫文籍肇初史有尚書知遠疏通網羅歷代至如有虞進賢時宗元凱夏氏中微國傳寒浞殷之亡也是生飛廉惡來周之興也實有散宜閣

尚書原非全又其潤否未可

此更純然

天若斯人者或為惡縱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積德其名蓋世雖時淳俗質言約義簡此而不載闕孰甚焉洎夫子修春秋記二百年行事三傳並作史道勃興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種魯之曹沫公儀休齊之甯戚田穰苴斯並命代世亦作大才挺生傑出或陳力就列功冠一時或殺身成仁聲聞四海苟師其德業可以治國字人慕其風範可以激貪勵俗此而不書無乃太簡釋首以尚書春秋有闕開端又子長著史記也馳騫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臯陶伊尹傳說仲山甫之流並列經誥名存子史功烈尤顯事迹

居多蓋各採而編之以為列傳之始而斷以夷齊居首何

齷齪之甚乎其言與探蹟篇不相顧既而孟堅勒成漢書牢籠一代

至於人倫大事亦云備矣其間若薄昭楊僕顏駟史岑之

徒其一脫其字事所以見遺者蓋略小而存大耳夫雖逐麋之

犬不復顧兔而雞肋是棄能無惜乎當三國異朝兩晉殊

宅若元則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楨許詢文雅高於楊豫

而陳壽國志王隱晉史廣列諸傳而遺此不編此亦網漏

吞舟過為迂濶者釋以上述馬班壽隱諸史列傳有闕觀東漢一代賢明

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

此論最上

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

廷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後漢

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

的釋此補述後漢書取舍當也文當列裴幾原刪略宋

史時稱簡要至如張禕陰受君命戕賊零陵乃守舊作道

一作不移飲鴆而絕雖古之鉏麇義烈宣何以加諸鮑昭

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于漢代褒朔之流事皆闕如何以

申其褒獎釋此述子野宋略傳亦有闕也此處截上言

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一有書名竹帛者蓋唯記善

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以來四百餘年明主一無明主二字

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甚懼焉即其義也至如

四凶列於尚書三叛見於春秋西漢之紀江充石顯東京

之載梁冀董卓此皆干紀亂常存滅興亡所繫一本此三句中干作

千無亂字滅字既有關時政故不可闕書釋此段轉關書善虛運

紀故不可闕載但近史所刊有異於是至如不才之子羣

小之徒或陰情醜行或素餐尸祿其惡不足以曝揚其罪

不足以懲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為錄不其穢乎釋近史則庸

疎宵小亦書抑又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筭之才

何足算也若漢傳之有傳寬靳歙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

虞正進魏史之王憲若斯數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

羣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識闕之不足為少書之唯益其

累而史臣皆責其譜狀徵其爵里課虛成有裁為列傳不

亦煩乎釋近史於尋常流品語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

如也故賢良可記而簡牘無聞斯乃咎所不該謂明不理能遍

無足咎至若愚智畢載妍媸靡擇此則燕石妄珍齊竽混

吹者矣夫名刊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筆削

之士其慎之哉釋專傳者一截

按以書善書惡植史體以勸善懲惡宏史才若善不足以勸惡不足以懲則其用無所施而於體不宜褻乃史或闕書焉或濫書焉兩皆失之論非不謹也雖然談何容易非矢質鬼神之心而炳俟百世之明識其孰能與於斯。兩截臚列或荒遠或細碎舉之恐不勝舉與品藻篇一類不免翰墨煩勞

元凱左文十八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隕凱擣演大臨危降庭堅仲容村達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村獻季仲伯虎仲熊村豹季狸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

寒浞

左襄四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而浞於原獸弃武羅伯因熊鬕危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

飛廉惡來

秦本紀伯翳之裔中澆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

以材力事紂

散宜閣天

按散閣二人明列尚書君奭篇史通乃與元凱等同以闕載為疑疎矣

由余

秦本紀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戎間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由余笑曰夫戎夷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懼以女樂遺戎王間由余由余降秦

百里奚

史記秦本紀云管獻公滅虞虢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按左傳之

言勝秦穆姬者為井伯無百里與之一語亦無奚名

晉人來乞糴有秦伯問百里與之一語亦無奚名

蠡種於會稽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蠡為我守於國

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

曹沫按刺客傳曹沫魯人於魯莊齊桓之時有戰敗會

則名曹劌又皆無劫桓

公儀休趙岐孟子注案史記云公儀休魯博士以高第

者不得與民爭利受大者不得

取小按事又見董子賢良策對

甯戚管子小稱篇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鮑對

奉杯而起曰使公母忘如莒時也管子母忘束縛

在魯也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按呂覽淮南並云擊牛

角疾歌注曰歌碩鼠也而呂作甯戚淮南作甯越至應

仰述歌又別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遺堯與舜禪短

布單衣適至鼯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三

書互異識以備考

田穰苴史記本傳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

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名穰苴與

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捍燕晉之師

薄昭附見外戚薄姬傳高后崩迎立代王為皇帝封太

漢法時帝舅薄昭為侯又見淮南王傳淮南厲王恣不用

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

楊僕酷吏傳僕呂千夫為吏南越反拜樓船將軍

有封將梁侯按僕非附傳不得云見遺

顏駟文選張衡思玄賦云尉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

顏駟文選張衡思玄賦云尉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

顏駟文選張衡思玄賦云尉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

顏駟文選張衡思玄賦云尉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

顏駟文選張衡思玄賦云尉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

顏駟文選張衡思玄賦云尉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

顏駟文選張衡思玄賦云尉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

顏駟文選張衡思玄賦云尉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

顏駟文選張衡思玄賦云尉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

顏駟文選張衡思玄賦云尉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

顏駟文選張衡思玄賦云尉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

顏駟文選張衡思玄賦云尉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

顏駟文選張衡思玄賦云尉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

顏駟文選張衡思玄賦云尉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

顏駟文選張衡思玄賦云尉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

顏駟文選張衡思玄賦云尉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

問尚少其老也對曰臣願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老

史岑參龍選注漢有兩史岑一在王莽末字子孝東觀漢

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可與誰等技書郎

對前世史岑之比者是也其一頌和熹鄧后者字孝山

在莽後百有餘年書典散亡莫詳爵里集林諸家以孝

孝山以文載於子孝之集范睦遂謂王莽末沛國史岑字

頌史通所列則莽末字子孝者是師

元則魏志附見曹爽傳裴注魏略曰桓範字元則曹爽

爽勸爽兄弟以範鄉里老宿特敬之及宣王起兵範南見

不從及宣王收範持之甚急範謂部官曰徐之我亦義

士耳遂送廷尉魏氏春秋曰範哭謂爽曰曹子丹佳人

圖生汝兄弟犢耳何滅

仲景遍檢三國裴注絕無其人劉意豈謂張仲景耶皇

仲景醫聖與陀齊名隋志方書亦二人連載並注漢人

漢末魏初也而陳壽止傳華陀不及仲景知幾特舉出

之理或然耶讀書志名醫錄云仲景南陽人名機舉孝

廉官長沙太守著傷寒論二十二篇證合內外三百九

十七法一百一十二方書錄解題仲景文辭簡古與雅

古今治傷寒未有能出其外者按史通云名重許洛地

合亦

何楨張隱文士傳何楨字元幹有文學器幹甚偉歷幽

阜晉書何充傳充字次道

魏光祿大夫楨之曾孫也

許詢世說文學許掾年少時人比王荀子許大不平時

史通通釋卷八人物

三

內

度劉惔嘗云清風明月恨無玄度荀子王修小字又按新晉書錯見孫綽郗愔及諸王謝傳

秦嘉妻徐玉臺新詠秦嘉贈婦詩序云嘉為上郡掾妻徐淵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爾淵答詩

略云妾身予不令感疾兮來歸曠廢兮待覲情敬兮有違君今予奉命遠適兮京師悠悠兮離別夢想兮容輝

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藝文類聚淵復嘉書云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姬有誰榮之歎素琴明鑑當待君還

未奉光儀寶釵不列丹鉛錄予觀藝文玉臺二書見東漢婦人徐淵與夫書及詩皆麗則可誦幽明錄淵畫卧

流涕嫂問之曰適見嘉自說往津亭鄉病亡一客賚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書至事如夢

董祀妻蔡後漢列女傳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適

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與平中天下喪亂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遣

使者以金贖於祀祀而重嫁於祀

張禕晉書忠義傳張禕吳郡人少有操行恭帝踐祚劉裕以禕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甕付禕密

令鴆帝禕既受命歎曰鴆君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按宋書則於其子暢傳見之

易代之史體自應爾可無闕如之譏

鮑昭宋書臨川王傳義慶為宗室之表招聚文學之士東海鮑昭等引為佐使昭字明遠文辭贍逸為河

清頌序甚工世祖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世咸謂昭才盡實不然也按唐人

避武后諱豐多作鮑昭

三叛左昭三十一齊豹為衛司寇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不求其名賤而

必書所以懲肆而去貪也春秋書齊豹按傳寬周縹事最少也

傳斬漢書樊鄴夏侯灌傳斬周同傳按傳斬恐當作

許慈蜀志本傳慈字仁篤又有胡潛字公興並為博士

捷其矜已妬

彼至於此宋書本傳進累戰有功封望蔡縣男除宋臺令

虞止進書史臣曰諸將起自豎夫心一乎主百死而不

顧遂饗封侯之報王憲魏書本傳憲字顯則北海劇人歸誠太祖見之曰

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進爵劇縣侯卒年八十九

作幟北史憲燕石關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

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甃同

齊竽韓子內儲說一聽則愚智不分責下則人臣不參

其說在吹竽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

士為王吹竽王說之宣王死

潛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

史通通釋卷八

孫元調燮公校字

史通通釋卷九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姪 男

錦雲章紱

敬輿子洪參釋

敬思瞻季

內篇

覈才 第三十一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任。釋起言史材實難揀覈宜慎歷觀古之作者若蔡邕劉

論其嚴正自唐以後以儂辭為史者遂絕固由宋人少力排而子

元嘉清力
亦自不少

峻一本峻獨不書名而書字非徐陵劉炫之徒各自謂長於著書達於

史體然觀一無觀字侏儒一節而他事可知釋首舉四人皆有

成史者此案伯喈於朔方舊誤作方朔或誤作方翔上書謂宜廣班氏

天文志夫天文之於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

掎撫但當鋤而去之安可仍其過失而益其蕪累亦奚異

觀河傾之患而不遏以隄防方欲疏而導之用速懷襄之

害述史如此將非練達者歟釋一層評蔡邕與書志篇論天文同旨孝標持

論談一作析理誠為絕倫而自叙一篇過為煩碎山栖一志

直論一作是文章句恐有諒難以偶迹遷固比肩陳范者也

此亦論晉書是其頭證矣

釋一層評劉峻孝穆在齊有志一有於字梁史及還江左一有而字書竟

不成嗟乎以徐公文體而施諸史傳亦猶灑上兒戲異乎

真將軍幸而量力不為可謂自卜者審矣釋一層評徐陵光伯

以洪儒碩學而迤邐不遇觀一無觀字其銳情自叙欲以垂示

將來而言皆淺俗理無要害豈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

以為者乎釋一層評劉炫留心撰述猶難輕許則史才豈易言哉昔

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銷

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一作較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

閑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

甘苦之言分明之論微特儼辭不可為史即心東波云王為教文亦自云某子

此事非當家所
作法又亦大畧可
睹而南史之陸平
集中即大視一論
已大亦史辭矣

序字不訛蓋
朝人所作銘贊
徒三有而與
文皆四六云尔

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何釋至此

本篇論旨文與史本非二途但唐初文尚儼體以入史局則非其倫矣。劉之前以詞賦才而成正史者唯班沈二

人故列是以略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兼修史傳其為式

也羅含謝容宛為詩頌之文蕭繹江淹直一作成銘贊之

序序字似温子昇尤工一作喜復語盧思道雅好麗作麗詞

江總猖獗以沈迷庾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

數子所撰者蓋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乖濫

踳駁一至於斯而况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

末圓備表裏無咎蓋亦難矣釋此段所舉諸人正證上文麗詞史筆之不相入也

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有

值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

鉛多無銓綜之識舊訛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

共以為能一作共當時莫之敢侮假令其一無間有術同

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

俗見嗤於朋黨遂乃哺糟歎醜俯同妄作披褐懷玉無由

自陳此管仲所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也

一無釋此節趁作之者之所趨搭到任之者之昔傳或

毅有云一脫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

非毅有云云一脫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

撫馬巖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

不類之甚者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

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以上並嗟

乎拘時之患其來尚矣斯則自古一有所歎豈獨當今者

哉一無當釋末以古語證之眼在拘於時

字者字釋句歎時情所尚積而難反也按載文之言曰文之將史其流一也叙事之言曰其為

文也編字不隻捶句皆雙茲又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

蓋三史以上文史一揆駢體既興文筆難乎為史筆其

理然也麗於色者必靡於質工為偶者必拙為疎當公

之時值唐初運連軫六朝所謂史局皆文詠之士故對

時局再三言之。或疑諸史叙事究與六朝碑版不同

何累以俳體瞋之噫讀書亦不審矣盍姑取晉宋諸書

觀其叙言乎其中章奏大篇無論他如立談口語決難

粹辨四六而時流吐屬鮮非駢儷乃至徒河羯氏之流

竊時裔種耳應答言句文必疊雙其為矜粉飾逐風氣

顯自筆頭出矣非俳而何疑者退而檢之皆是。史通

極詆儷詞卒亦自為俳體正所謂拘於時者乎然其言

已為退之習之輩前導也

晉令隋經籍志晉令四十卷晉職官志

侏儒一節吳志潘濬傳注武陵部從事樊佃叛外白差

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

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按成語似別有本俟考

朔方上書後漢蔡邕傳邕字伯喈拜郎中授書東觀對

奏其所著十意注自陳曰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

志下盡王莽光武以來唯記紀傳無續志者故太傅胡

廣略以所有舊事與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

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分別首目并書章左唯陛下留

自叙山栖劉峻見補注篇又本傳因遊東陽紫巖山築

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

三異之者四後詳自叙篇

孝穆在齊陳書徐陵傳陵字孝穆太清二年兼通直散

不遣及齊送貞陽侯為梁嗣乃遣陵隨還陳天嘉年

領大著作按在齊有志梁史之語本傳本集皆不見

光伯自叙隋儒林傳劉炫字光伯納言揚達舉炫博學

賊謹起教授不行乃自為贊曰通人自叙風徽余敢仰

兩都兩都賦班固

八詠八詠沈約撰隱侯本集一登臺望秋月二會圍臨

鶴六晨征聽曉鴻七解珮去朝市八被褐守山東坡詩

八詠寫於樓上按東陽今金華府陸魯望二遺

羅含晉文苑傳羅含字君章嘗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

西小洲上立茅屋布衣蔬食晏如也

謝客即謝靈運見論贊篇南史庾肩吾傳謝客吐言天

於錢塘杜明師養之十五方還故曰客兒

蕭繹裴子野劉顯蕭子雲為布衣之交著作多行於世

江淹梁書江淹傳淹字文通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

溫子昇見叙

盧思道北史盧玄傳玄之孫思道才學兼著齊天保中

騎侍郎參內史

麗詞文心雕龍有麗詞篇論駢儷體其文曰造化賦形

須臾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

江總陳書總字總持家傳賜書晝夜尋讀文傷於浮艷

等十餘人

庾信北史文苑傳庾信字子山父肩吾為梁中庶子徐

宮出入恩莫與比隆文並綺艷世號徐庾體焉元帝即

位聘於西魏屬大軍南伐遂留長安累遷開府儀同三

司

踏駁莊子末篇惠施多方其道踏駁魏都賦謀踏駁於

世書有作踏駁者踏

訓小步失其義矣

內

沮誦失路升庵外集倉頡沮誦共造文字今世知有倉頡不知有沮誦按沮誦失路借言古筆不行

也又詳外篇正史篇

靈均當軸按史記屈賈傳但言屈原者名平不言別有名字所謂正則靈均蓋離騷自寓即內義修

能之寫象耳離騷見下篇此言靈均當軸借言以詞人當史局也

傳玄有言傳玄見書事篇其言即所撰論三史故事評斷得失中語也作傳殺者非是

陳尹後漢班固傳顯宗召固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共成世祖本紀困學

紀聞論衡云陳平仲紀光武漢家功德可觀見未詳平仲何人閻徵君若據據班固傳推知是陳宗字宏後

漢紀南陽人尹敏字幼季才學深通上言讖書多近語俗辭上非之官止長陵令與班彪善

杜馬馬援傳援兄子嚴字威卿明德皇后既立嚴慮致譏嫌徙北地皇后勅使移居洛陽顯宗召見嚴進

對閱雅詔留仁壽闡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

劉朱盧揚後漢文苑傳劉珍字秋孫永初中鄧太后詔珍與劉駒駘馬融校定東觀百家又詔與駒

駘作建武以來名臣傳又朱暉傳暉子穆字公州拜尚書所著論奏二十篇及卒蔡邕與門人共述其體行

謚為文忠先生又盧植傳植字子幹拜議郎與馬日碑蔡邕楊彪韓說等補續漢紀又楊震傳震曾孫彪

字文先熹平中公車徵拜議郎注華嶠書曰與日碑植邕等著作東觀按四人傳中朱穆不及續史事

序傳第三十二

蓋作者自叙其流出於中古乎一無案屈原離騷經其首

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叙發跡實

基於此釋此以賦體自述而遂開叙體者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為傳

然其所叙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釋此則叙體所始而不述其先者至馬遷又徵三閭之故

事放讀文園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

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叙之篇實煩於代雖屬辭有異而

茲體無易釋至太史公則歷述先世而叙體備遂為後代所宗已上是原始尋馬遷史

記上自軒轅下窮漢武疆宇修濶道路縣長故其自叙始

於氏出重黎終於身為太史雖上下馳騁終不越史記之

年釋自此乃頂接史公開出議論班固漢書止叙西京二百年事耳其

自叙也則遠徵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戲當漢明帝

久有不得不得
叙原始者至堅
自叙性源非記
事如安得此
新限是也

從大固

之朝苞括所及一作踰於本書遠矣而後來叙傳非止一

家競學孟堅從風而靡施於家謀一作猶或可通列於國

史多一作見其失者矣釋此為初段議論言遷史本無斷限故遠溯源流班書止述本朝

而亦追叙遠代此然自叙之為義也苟能隱已之短稱其

所長斯言不謬即為實錄而相如自序乃舊譌記其客遊

臨卽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為羨談雖事或非虛而理

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

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已荅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夫

自叙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為主苟無其人闕之可

也至若盛矜於已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

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釋此兩層與論旨反離

張而相如不嫌自汙王充醜夫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然

則人莫我知君子不舊作所誤恥案孔氏論語有云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也又曰吾每自一作依經省吾身

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曰文王既沒文

不在茲乎又曰吾之先一作依經作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則聖

達之舊無立言也時亦揚露已才或託諷以見其情或選

與與巽辭以顯其跡終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且命諸門人

各言一作爾志由也不讓見啗無禮歷觀揚雄已降其自

叙也始以誇尚為宗至魏文帝傳玄陶梅恐誤或當葛洪

之徒則又踰於此者矣何則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

具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前聖謙以自牧者歟釋此節乃本

篇正諷為自叙又近古人倫喜稱閎閎其華門寒族百代

無聞而駢角挺生一朝暴貴無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

若儀父振鐸並為曹氏之初淳維當作始均李陵俱稱拓拔之

始河內舊記馬祖遷彪之說不同吳興沈先約一作約

先後之言一作有異斯皆不因真律無假寧楹直據經史

非內

持此說以強百
家譜牒有愧
色者多矣故余
謂姓氏書皆可
禁也
真律疑是殷律
之訛用孔子吹律
自知為殷人事

以聲述而為真字
檢題曰其檢
此用晏子與魯
留書與子夏以
述而為字也存
以俟考

自成矛盾則知揚姓之寓西蜀班門之雄朔野或曹纂伯
僑或家傳熊繹恐自我作故古舊作失之彌遠者矣蓋諷祭
非鬼神所不歆致敬他親人斯悖德凡為叙傳宜詳此理
不知則闕亦何傷乎釋未節極之於冒承非
鬼而誇情莫遜矣
按篇何以作為史家以自序殿全史而作也史記而下
有自序者漢之班宋之沈南北史之李與史遷而四耳
而旁及於相如揚雄者史傳即其自傳也又及於王充
魏文傳玄陶葛諸人序見本集者觸類而長藉以起諷
也以龍門為初式以蘭臺為踵事以浼身證祖為失體

以誇尚妄承為進規核而辯迨後官局分編○篇當次

前序例題目之間恐是錯簡○唐柳仲敷論氏族曰天

子建德因生賜姓以國則齊魯秦吳以謚則文武成宣

以官則司徒司馬以爵則王孫公孫以字則孟孫叔孫

以居則東門北郭以地則三烏五鹿以事則巫乙卜陶

秦既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始尚官七相五公所

由興也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貧士晉宋因之賈

氏彌王氏弘譜學興焉自有譜局史職皆具過江則為

僑姓山東關中號郡姓代北則虜姓凡三世有三官者

曰膏梁有令僕者為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甲姓九卿
若方伯者乙姓散騎太中者丙姓吏部正貳郎為丁姓
謂之四姓又唐書高儉傳曰太宗以人尚闕閱嫁娶取
貲謂之賣昏詔儉與韋挺等責天下譜謀參考史傳檢
正真偽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
右膏梁左寒畯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為
九等號氏族志後李義甫恥其家無名更令孔志約楊
仁卿等裁廣義例各以品位高下次之縉紳恥焉目為
勲格至鄭漁仲作通志謂五季以來諸志錄皆散佚云

譜胄源流興廢可考見者如此史言賣昏求財汨喪廉
恥至風教又薄譜錄都廢而公靡常產之拘士亡舊德
之傳矣然水心葉氏又言豺向以藥卻胥原狐續慶伯
降在皂隸憂公室之卑矣若夫志不必憂國行不必及
民但為門戶世有顯寵如晉宋王謝北方崔盧此豺孫
豹所謂世祿非不朽也因閱此文附記其說

離騷陳氏族

篇首帝高陽之苗裔予朕皇考曰伯庸攝
提貞於孟陬予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

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
余曰靈均按庚信哀江南賦自陳氏族較詳

相如自叙為傳

按漢書本傳無自叙明文證之後史知
其言固本隋書劉炫傳自為贊曰通

儒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卿鄭康成等皆自叙風

不越史記之年太史公自序云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

本序之始終

遠徵近錄按漢書叙傳其首曰班之先令尹子文之後

序推史官之由來班則止

竊妻相如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

相如遂與

論衡自紀自紀篇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

農桑為業世祖勇任氣怨讎衆多祖父汎擔載就安錢

唐縣生子二蒙誦誦即充父與豪家丁伯等結怨徙處

上虞按瞽頑絲

學子名母戰國魏策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

過堯舜大不過天也其子曰堯舜名天地名母賢不

三千之罪孝經五刑篇子曰五刑之

揚雄自叙本傳頌注晉灼曰晉大夫無揚侯師古曰雄

傳皆自叙之文其說必有

魏文帝論射擊劔彈碁之事皆著於篇

傳立字休奕見書事篇作

陶梅其人無考世說方正注梅頤弟陶字村真王敦咨

評何如曰善褒惡貶佳法也王隱在坐曰尚書三載考績何得月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按陶生許劭之鄉好議論自叙之作或是其人

葛洪抱朴子自叙余抄掇衆書撮其精要或曰玉屑盈者拾玉而弃石余猶摘孔翠之藻羽脫犀象之角牙矣其自序世系晉書本傳略採之

儀父振鐸大戴帝繫篇顯頊元孫陸終娶鬼方氏通志氏族略武王封安之苗裔邾挾為附庸下至儀父始見於經按邾儀父乃曹之後非曹之先也劉言稍借史記曹邾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既克殷紂封邾振鐸於曹

始均李陵魏書序紀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田祖爰歷三代始均之裔不交南夏積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諱毛立威振北方宋書索虜傳索頭虜姓托跋其

先李陵後也按舊本始均作淳維維是匈奴遠祖與拓跋無涉拓通作托託

河內馬祖按太史公自序及晉書帝紀同以漢初河內州春秋叙姓別有所祖也侯考

吳興沈先沈約宋書自序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為海昏侯辭不受避地徙居會稽烏程縣之餘不鄉遂世家馬順帝分會稽為吳郡靈帝分烏程為永安吳孫皓分吳郡為吳興郡晉平吳改永安為武康史臣七世祖延始居縣東博陸里餘烏村按南史沈炯傳亦云吳興武康人史通云炯

言有異未詳所本

真律寧楹詳未

胄纂伯僑揚雄傳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呂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

家傳熊繹

漢書叙傳班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因氏焉按

熊繹楚先君也

敬他孝經聖治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煩省 第三十三

昔荀卿有云遠略近詳

舊作錄遠略近誤

則知史之詳略不均其

為辨舊作者久矣

釋荀子語可作本篇題目二句承接竟似破承舊本傳譌遂與通篇抵牾

及于令昇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正明能以三

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斯蓋立言之

高標著作之良模也

並史議原文

又張世偉著班馬優劣論云

推尋盡致持論平允子元難得此圓通

是非字改甚字不確

通人之論

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

是班不如馬也

並優劣論原文

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

氏為得史公為次孟堅為甚

甚舊作非恐誤

自魏晉已還年祚轉

促而為其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後來逾煩其失彌甚者

矣釋

首提後史益煩為論案乃先舉千張兩議以啓辨端

余以為近史蕪累誠則有

諸亦猶

古由通

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

釋獨勢字輒求其本意略而論之釋此下對兩

何者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

言一

吉凶大事見知於他國者

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

一作

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

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通

一作

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

昭帝二年

得而稱魯史所書實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
 之大啓東南地僻界遠一作非於諸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
 行事多有闕如且其書自宣成以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
 襄已下數年而一作各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載一作不
 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原注杜預釋四列云如已上亦
 如遠遺落不與四印也是則年數略同已而先覺之矣按先
 後書日之文見杜氏集解序疏一本此左作正明隨聞見
 書日皆作書國又傳者作儒者並誤此左作正明隨聞見
 而成傳何有故為簡約者哉釋此節兩層言左之約左之
 時干之言及漢氏一作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無思不服
 豈定論乎時

會計之吏歲奏於闕廷輜軒之使月一作日馳於郡國作者

居府於京兆府字舊為徵事於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

無隔故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春秋也釋此節言班有不

乃以為不如馬亦豈得為定論乎降及東京作者彌衆至如名邦大都地

富才良高門甲族代一作世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為別錄家

牒宗譜各成私傳於是筆削所採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

即後漢所以又廣於前漢也釋由班而推後漢之煩又其

於班史此蓋舉華謝諸本而言篇勢有必然者但今范史短

尾云華謝所編煩於班馬是也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

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是以謝承尤一作內

推闡分明

周悉江左京洛事缺於三吳陳壽偏委悉也一作安非蜀中巴梁

語詳於二一作非國蜀志取短何以云然恐兼壽所撰益都耆舊傳而言如宋齊受命

梁陳握紀或地比禹貢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夫地之偏

小年之窘迫適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耆舊可詢隱

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減於大邦也釋更由漢而推

其煩又各因其勢也夫論史之煩省者一無但當要一作

○已上皆循序推出者字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略斯則可矣必

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釋數語一篇筋

論多少詢篤論也且必謂立明為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射孫

志夢於天駘楚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謳華以棄甲此而畢

書豈得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為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柏

父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楊僕怙寵而移關

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邪由斯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衷

不衷於從可知矣釋此節更就干張所論之二書搜討其

又古今有殊澆淳不等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

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羲止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俱為大

聖行事若一其豐儉不類懸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

此如蚩尤黃帝交戰阪泉施於春秋則城濮鄢陵之事也

有窮篡夏少康中興施於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

既滅句踐霸世施於東晉則桓玄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

為秦開蜀施於三國則鄧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

簡如彼後一作今非之所書其審如此若使同後來於往世同

來舊作後限一槩以成書將恐學者必詬其踈遺尤其率

略者矣而議者苟嗤沈蕭之所記宋書南齊書事倍於孫習皆有

晉史華謝之所編皆後漢書語煩於班馬此四句舊本雜亂不成語錄見篇後不亦

謬乎故曰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

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其

斯之謂也釋後節更從煩一邊指證出與簡並勝之義能令勢字身分愈高而文情亦與會翔舞

按篇意都從荀卿子悟來荀言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

則舉大詳則舉小持此四語括此一篇大致了了不須

復贅疏義也其曰但論妄載闕書不論厚薄多少說理

尤為圓足史通著論不難其綜覈難其寬和如此篇醇

乎醇者也。此篇用意與叙事三章大相逕庭非前後

違反也彼以用筆言此以載事言會向此中參悟乃可

與言事增文簡之法又內篇至此將竟特以幹旋前論
偏枯更可識著書補救之法。讀武帝乞糶一段識史

筆之謹嚴見讀書之精密遇此等不放過便能處處得

師

遠略近詳荀子非相篇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

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按文之誤從劉勰文心來文心云

荀况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意亦自背

令昇世偉世偉張輔字也注見鑒識篇

介葛見言語篇

天睦昭四年初穆子去對孫氏及庚宗遇婦人私而宿

馬適齊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號之

曰牛助余乃勝之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吾

子長矣見之則所夢也號之曰牛曰唯遂使為豎有寵

卒亂其室

拔旆宣十二邲之戰晉師奔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甚

之數奔也

棄甲見言語篇

乞漿柏父郭注上微行嘗夜至柏谷舍於逆旅因從乞

欲攻之主人姬睹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翁不聽姬飲

斤按郭不言所出後

獻計天山漢書高帝紀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用陳

平計得出注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

遺闕氏云欲獻之闕氏畏其奪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

子亦有神靈得其地非能有也於是開一角得出鄭氏

長沙戲舞

漢書景十三王傳長沙定王發母微故王卑

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褒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

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乃呂武陵零陵

楊僕移關

漢書孝武紀元鼎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

呂故關為弘農縣注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

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呂家財給其

用度武帝意亦好廣濶於是徙關三百里按已上四條

皆所謂班氏不錄者也今詳考漢書果皆別見而郭本

率以班書正文串錄為注反似其言皆出史文者豈不

與本旨刺謬乎至楊僕一條但鈔酷吏本傳尤與移關

事無涉矣只此校訂頗費日力後詳王本大半得之是

其勝郭本處

城濮鄆陵

城濮事在僖二十八鄆陵事在成十

有窮少康

有窮后羿見人物篇又左哀元昔有過澆滅

之奔有虞虞思妻之二姚而邑諸綸能布其德

王莽光武

二漢終始傳紀

桓玄宋祖

晉書之叛臣及諸葛長民何無忌等傳宋書

為秦開蜀

戰國秦策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

鄧艾鍾會

魏志鄧艾字士載鍾會字季太傅繇小子

蜀景元四年秋下詔使鄧艾統諸軍三萬餘人趨甘

沓中綴維會統十萬眾分從斜谷駱口入移檄蜀將吏

沈蕭四句

初注此書案頭有二本文異而誤同正凝想

間張生玉毅至共勘之揀所兩有汰所兩羨

乙

丙

而四句出遂判定之後見別本一字不與也二本大小書雜亂謬誤錄後

本一議者苟啗沈約梁休文人著宋書衍字子顯著齊書蕭之

所記事倍於孫孫盛字安國晉人也當晉書鑿齒字彥威亦著晉

書習華謝之所編語煩於班馬又一本議者苟啗沈

約休文梁人蕭衍字子顯著齊書蕭孫盛字安國晉

習鑿齒字彥威亦之所編語煩於班馬按二本皆正

混也其文不可以句而行字當字等之誤更不待言

邢子才言日思誤書更是一適余讀此悶極始悟不

史通通釋卷九

孫正恒天照校字



